

◆生活流水

“自助式”年夜饭

魏芳芳

今年和以往在家不同,我们兄弟姊妹四家选了合肥郊区的度假农庄过了一个“自助式”的年。

这个位于大片田野中的度假村以四合院为单元,厨房油盐酱醋齐全,每日有农庄新鲜蔬菜和大米馒头供应。独栋大院子,进门大客厅,左右厢房独立两个套间,有暖气。十四人订了三套四合院。我们和哥哥一家住一套,大姐夫妻和二姐夫妻住一套,孩子们住一套。

腊月二十九中午我们从上海抵达的时候,先到的家人们已经在姐姐们的四合院包饺子了,亲爱的嫂子迎上来,安顿我们进屋,端来一帘哥哥包的饺子,立刻煮了端上桌。先生看着忙碌的嫂子一脸宠爱我们的样子,由衷地感念“长嫂如母”。韭菜肉馅的饺子个头齐整,先生吃了说有“妈妈包的饺子味道。”在他家三个姐弟中,只有哥哥传承了婆婆做饭水平,在婆婆因病撤离厨房之后,他唯有在哥哥那里寻找“妈妈的味道”了。

下午,兄弟俩久别重逢,亲热地聊着一年的工作和感想。以嫂子二姐为主力,我们打下手,炸了豆腐圆子、肉圆子、糯米圆子,满满的两大盆。晚上主厨是二姐夫,他擅庖厨,主打徽菜,最值得骄傲的是他自己腌制的三条臭鳊鱼,将近三斤的大鳊鱼在炒菜锅里显得巨大无比,翻身都难,但二姐夫从容淡定,翻面煎时好像是鳊鱼自己跳起来,鱼身完美落下。水笋,香菇各色配料齐整,出锅时赢得满堂彩。

这天以总指挥二姐和二姐夫最为辛苦,他们六点钟启程,开车一个多小时到农庄附近小镇的农贸市场采购食材,来来回回跑了四五趟,将车子塞得满满当当。吃完晚饭,年轻人去扎堆聊天,男人们正好凑了一桌掼蛋,我们四个女人在厨房洗涮收拣,嫂子将厨房擦得锃亮。

第二天是除夕,一早开始,三个厨房都忙开了,嫂子红烧仔鸡的水平是公认的好,但她不敢剁,那么个大子,

弓着腰,每下一刀都战战兢兢,好像那鸡会随时跳起来啄她。大姐清洗大肠、舌条,用她自制的“百年老卤”卤煮,她的秘制卤料来源于多年前的保姆,保姆曾在熟食店工作过,深谙卤味精髓。她带来的这坛卤水就是来自那时的日积月累,她说卤汁每次煮后,要滤渣,只留清汤和浮油,保存在陶瓷罐中冷藏,万不可用不锈钢锅存放,新做卤味时,尝一下味道,根据所放食材多少添加香料和盐,以微咸为宜。说话间,整个厨房都氤氲着卤水的香气。不久卤味既成,鸡爪、牛肉、大肠、舌条、肉皮,捞出满满一大盆,像开了熟食铺。

哥哥和大姐夫一早就去农庄里的湖边钓鱼去了,二姐夫回家陪母亲吃年夜饭。中午大姐去取了一桶活蹦乱跳的鲫鱼,足有二十斤,回来立刻张罗把鱼收拾好,我挑了几条熬鱼汤。她们笑我不会煎鱼,把鱼皮煎破了,虚心请教,原来煎鱼需要锅烧热到锅底发白,倒入油,再放擦干的鲜鱼就不会破皮。虽然这次鱼卖相不好,加了一点豆腐熬煮出来的还是奶白的汤,深受欢迎。鱼贵在新鲜,早上它们还在湖里遨游,中午就上了桌,味道岂能不善?

下午二姐煎了十几条鱼熬汤,鱼给了流浪猫吃,只留汤,和羊肉炖一锅“鱼羊鲜”,仓颉造字,鱼和羊合了一个“鲜”字,这汤的味道的确有层次丰富的鲜味。

年轻人的厨房也忙得热火朝天,第二代中的大外甥是个美食家,喜爱海鲜,他做了几个精致的虾蟹和海螺,在年夜饭色浓调烈的徽菜调里,像一首首清淡的小诗。

丰盛的年夜饭摆在大姐她们的主客厅,巨大的圆桌摆得满满的,爆竹、烟花,点燃农庄的夜空,举杯敬酒,兄弟恰恰,姐妹融融,欢声笑语,好不热闹。那晚的烟花次第燃放,一直到午夜,天空还不时闪耀着五光十色的火花。

◆流年碎影

哥哥的红包

谢光明

哥哥九岁,我六岁。大年三十,家家户户挂上了灯笼,贴上了对联。与别人家热闹的气氛相反,我家显得冷冷清清,甚至有些凄凉。春节前两天,爸爸突发严重心肌炎住院,妈妈跟着去陪护。

我和哥哥不知所措。看到邻居贴对联,哥哥翻箱倒柜,找到一些硬币,噌噌蹭跑下楼,一会又噔噔噔跑回来。回来时哥哥手里拿着两副对联。他把桌子拉到门口,桌子上放一张板凳,然后站在凳子上,叫我把对联递给他。哥哥用浆糊一遍遍涂在对联背面,举起来贴在大门上,两只袖口沾满了浆糊。对联贴得皱巴巴,还东倒西歪,他就用小透明胶又固定一遍。两副对联,更分不清上下联,但好歹家里也有了过节的气氛。

下午,妈妈终于回来了。她烧了几个菜,给我和哥哥洗了个澡,又急匆匆赶回医院去服侍爸爸。晚上,哥哥敲打八仙桌的声音把我吵醒,我从火桶里直起腰,调换一个姿势,看看钟,才十点多。“妈呢?”我问。

“你是明知故问。”哥哥学着爸爸的样子,掀开茶盖,吹掉热气,喝一口茶,又盖上茶杯,正襟危坐地坐在椅子上看电视,对我说:“跟你说过,大年三十要守岁,这样爸爸才会平安,明年一家人都会平安,你偏要睡觉。”可是,不一会儿,我的上下眼皮忍不住又合在一起。哥哥无奈,催我:“睡吧睡吧,你回房间去睡觉。”

不知道哥哥守岁守到几点,平时,他跟我一样喜欢睡懒觉,但是那天夜里,电视机春晚的节目一直在播放。每年大年三十,春晚是爸爸必看的节目,我不相信哥哥也喜欢看春晚。他也许早就坐在火桶里睡着了,但那一晚他都没有回房间睡觉。

第二天一早,哥哥就把我喊醒:“新年第一天不能睡懒觉,否则以后天天都爬不起来。”他帮我整理新衣服,拉上拉链,叫我洗脸刷牙,然后我们一起坐在火桶里吃糕点。哥哥笑着扶住我的肩膀说:“叫我。”

“干嘛?不叫。”我别过头去,只想看看妈妈有没有回来。

“好弟弟,叫我一句,就一句。”哥哥不依不饶。

“哥。”无奈,我极不情愿地叫了他一声。

哥哥点点头,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,双手递给我。我犹豫了一下,用怀疑的眼神瞄了他一眼,接过红包。我不相信哥哥会塞钱在红包里,猜测他是在逗我。但是,哥哥给的红包里,确实有两张八成新的纸币,一张十元和一张五元。“妈回来了吗?”我问他。哥哥摇摇头。“那这钱是谁给你的。”哥哥神秘地说:“我存的,都给你了。以后要听话,不许打架,知道不。”

这是我收到过的数额最少的一个红包,可是它又是最多的一个红包,为了新年我也能像其他孩子那样收到红包,哥哥把他所有的钱都给了我。

◆逝者追忆

“乖老头”程必

鲁令琴

程必老先生,高大挺拔,直到90多岁,依然挺拔。黝黑的皮肤,国字型面庞,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。那轻声细语与他毫不张扬的笑声显露出他独特的个性:乖!很多时候,我们在肆无忌惮地聊天、说笑,他安静地陪伴。

第一次和宜琴、燕子、晓枫到石楠家玩,石楠还是一个文学青年。进门,客厅里一张石楠油画吸引了我:油画的主人呼之欲出,戴副眼镜,一双慧眼漾满了笑意,美丽、迷人。看着她发出浅浅的笑,就知道她是多么的幸福。石楠骄傲地说,程必画的。

程必憨憨地笑着,热情地为我们倒杯水,然后,走进了卧室。

我们在和石楠的聊天中,得知程必曾在一次公务出差中出了车祸,埋下了病根,此时,正在家中休息。我们慨叹,若是他当年留苏顺利,现在应该是一位有造诣的大画家了;倘若那次公差错点出发,也不会遇上车祸,留下讨厌的病根。这些阴差阳错,再加上在单位担任领导,琐事缠身,真的淹没了他的锦绣才华。

程必数年来都是喊石楠“小石”,石楠喊他“程必”。伴随着三个孙儿的长大,有了重孙儿,石楠喊他“爹爹”,程必依然呼她“小石”。浓浓淡淡的爱意,深深浅浅的家无常礼。石楠创作的《画魂——张玉良传》。一经问世,掀起了文坛上的狂飙。这部著作有撼动人心的力量,后来被改编成电影、戏剧,石楠在文坛上声名大噪。

那天,去石楠家玩,程

必老先生正专心致志地用毛笔在册页上抄录《画魂》。淡淡的墨香,窗外明媚的阳光,老先生恬静的神态,多么美好悠闲的一幅安乐图。程必用的是蝇头小楷,字体端庄流利,洋洋洒洒,凝聚老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书法艺术。他笑着说,这是我送小石的礼物。石楠则毫不掩饰地夸赞老先生是一个喜欢为他人想得更多的人。我羡慕地说,他给你的奖励多么的宝贵。

2016年五一劳动节,石楠在安庆体育馆门前广场为《刘海粟传》签名售书。很多读者前来围观,空气有点闷。老先生担心石楠是不是有点热,她说,不累!不累!程必问我,找个什么给小石扇点风?说完,他自己先笑了。程必和石楠的几个儿女和孙辈都是很优秀,星光熠熠,艺脉延绵,他们的长子在舞美设计领域鹤立鸡群,和他的父亲一样,低调行事,诚恳做人。这一切与他们的家风传承有很大的关系。石楠晚年沉迷于绘画、书法,2017年,夫妇二人在美术馆联袂举办了一次书画展,得到了业内专家们的高度评价。

每年,我们几个人都会小聚一下。老先生总是笑嘻嘻地欣然前往。几十年中,他一直是乖老头。每次,我们闲聊,他并不插话,只是静静地陪坐,听听我们谈柴米油盐,听我们谈今生今世,一直保持着微笑。石楠也会掌控好时间,不能让“爹爹”累了。就餐时,石楠会把菜贴心地给他装好,不停地叮嘱,慢点儿吃。我们也很开心,去哪里都愿意和这位老大哥一起。

我们这些朋友,几十年来,如同家人一样喜欢着石楠的喜欢,惦念着我们的惦念。在“乖老头”身上,我们看见了一个伟岸男人的人格魅力,那就是有海一般的胸怀,江一般的深情,山一般的担当,钢铁一般的意志,松柏一般的坚韧。

我们都爱这位“乖老头”。

